



# “艺谋应该比我们更懂电影”

“艺谋应该比我们更懂电影。”在张艺谋新片《长城》遭遇铺天盖地的骂声甚至有对张艺谋本人进行恶毒的人身诅咒时，我尊敬的一位电影界前辈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张艺谋的新片《长城》，根据我个人的喜好，《长城》是一部中国大导演拍摄的及格的好莱坞大片。我们需要探究的是，这样一个好莱坞作品，为何遭遇如此多的批评？为何本该正常的文艺批评成了谩骂？到底我们该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？

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## 《长城》很不堪吗？

《长城》是不是一部好电影，关键看对比坐标。

首先从外部来比较。有评论说，如果这是王晶执导的一部影片，这就很正常了。这样的评论，体现了大多数评判者的想法。王晶的影片又如何？《澳门风云》系列就是成功的商业电影，那为什么商业电影到张艺谋这里就不可以了呢？如果说《长城》的故事不如张艺谋前作《归来》《山楂树之恋》这样的文艺片，这不仅不能说明《长城》不堪，反倒说明张艺谋真正实现了和好莱坞商业片模式的融合，这对于中国电影工业是具有探索意义的。

从外部对比好莱坞作品讲，《长城》是一个好莱坞工业

模式下的合格商业片，按十分评分，这是一部不太新鲜、无太多失误的六七分的作品。从专业的角度讲，《长城》的故事合理性以及特效场面，不输于《哥斯拉》之类的好莱坞作品。

从张艺谋自身来比较，可以类比的还是他进入大片时代的作品，比如《十面埋伏》《英雄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，这些作品和《长城》都是商业大片，只不过在《十面埋伏》《英雄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里，张艺谋还有着商业与艺术兼顾的幻想，结果造成了纠结，两面讨好。到了《长城》，是简单纯粹的商业片，最明显的一点，就是故事设置是“直肠子”，说白了就是《长城》本身就没有艺术追求，“直肠子”故事没什么营养，但这就是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基本配置。故事复杂的文艺片少人问津，故事简单的商业大片票房大卖，这是观众用影票做出的判断。如果说《环太平洋》《哥斯拉》之类的影片你可以接受，你为什么受不了《长城》呢？

## “批评”是骂人吗？

任何一部电影都是可以批评的，但《长城》上映后遭遇的令人诧异的景象，还是让人感觉中国的文艺批评有点变味了。在诸多关于这部影片的批评中，许多大标题赫然是诸如“大烂片”“没人性”之类的评价，甚至有人直接发出“张艺谋已死”这样恶毒的人身诅咒。

这样的“批评”已经超越了作品本身，显然是不正常的。

首先，相当多的所谓影评人，根本不理解“批评”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很多人看来，甚至业内人士看来，“批评”必须得说不好，明确一点说就是必须抨击。这是一种误读，而且被广泛误读。

批评在美学意义的解释，指通过运用理论方法对作品进行梳理，而不单单是指责、抱怨。在自媒体时代，批评被妖魔化了，在很多自媒体写作者看来，不跳起来骂街不足以引起注意，不把标题降低到水平线以下，不足以引起注意。特别是当部分媒体公号因为点击率高吸引了资本投资后，为了商业利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，显然是蹭热点，让人怀疑其评

论的动机和公允性。这是自媒体的悲哀，也是读者的不幸。影评是娱乐新闻的一部分，但也是新闻，靠近新闻事实，是影评的唯一追求。

其次，从众的心理，让很多评判观点是盲从站队，这样的评判的特点就是不尊重事实：你和他谈电影工业，他和你谈电影美学；你和他谈电影美学，他和你谈演员表演；你和他谈这本身就是两个主角和三五个人物的影片设置，他马上和你谈某演员的八卦花边。

另外，当文艺批评成了在自媒体上谩骂的时候，那就不要谈了，那属于法律的范畴。

## 我们如何展示文化？

电影被很多人看作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之一，让电影走向海外，张艺谋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导演，似乎应该通过电影传播中国文化，而《长城》在很多人看来是“欧洲英雄拯救中国”，是在讨好好莱坞。

且不说张艺谋必须承担中国文化传播的“重任”这个话题，本身就值得商榷，退一万步讲，适合我们自己细细把玩。

即使张艺谋要承担这一“重任”，总要讲究些方法。目前全球通用的是英语，最强大的电影工业是好莱坞，《长城》作为张艺谋的第一部全英文作品，通俗易懂的好莱坞打怪电影的故事设置，总体上说得过去的特效场面，是张艺谋首先在形式上与好莱坞的握手。

国内电影观众对《长城》传播中国文化”的期待显然没有得到满足，因为好莱坞编剧理解的长城相对于中国观众显然是浅显了，这造成了一种错位：好莱坞观众觉得刚刚能理解的中华文化，中国观众反倒觉得浅显了。这是一个慢慢地互相适应的过程，让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作品《长城》一下子就达到海内外观众欣赏水准的统一，是不现实的。

当然，表现中国文化不仅仅靠进入好莱坞游戏规则一个方法，同期上映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涉及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大IP故宫，电影沉静的故事让人信服，但这样的制作无法进入好莱坞的规则，这样的电影，适合我们自己细细把玩。

# 郭涛首次自导自演喜剧 执导电影《欲念游戏》

本报讯(记者 倪自放)

由郭涛携手著名编剧束焕联合打造的电影《欲念游戏》正在上海热拍，影片12月18日首次对媒体开放片场，导演郭涛携影片出品人刘燕铭、束焕、主演姜潮、张子枫，以及业内好友张一白、宋佳等亮相。

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郭涛，1994年初涉大银幕就接连主演了张艺谋的电影《活着》以及冯小刚的电影导演处女作《永失我爱》。这些年，观众认识郭涛，更多的是

通过他主演的喜剧片，比如《疯狂的石头》《落叶归根》《高兴》等等。其实，郭涛的非喜剧演出同样深入人心。2015年，他凭借曹宝平执导的犯罪悬疑片《烈日灼心》中“杨自道”一角，获评第18届上海电影节最佳男主角，首次问鼎金爵影帝。

郭涛透露，做导演的计划就像埋在内心深处20多年的一粒种子，遇到打动自己的故事、心仪的合作伙伴，就生根发芽了。诱发种子发芽的是另一颗“种子”——经典电影《楚

门的世界》。“两年前，我和束焕聊起《楚门的世界》，我俩都特别喜欢这个电影。男主角30多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骗局里，是要留下来自自己骗自己，还是努力逃出去？这是对主角的拷问，也是对观众的拷问。”

《欲念游戏》的编剧是创作过《我爱我家》《泰囧》的束焕，郭涛和束焕闭关数月，创作了现在这部集喜剧、科幻、悬疑、励志于一体的《楚门的世界》升级版——《欲念游戏》。影片的背景设定在未来

世界，当虚拟现实技术从前沿科技走向民用，男主人公郭实(郭涛饰)意外地陷入了一场科技与人性的对决。

探班当天，剧组将某酒店实景改造成迷幻的时空隧道，郭涛变身长发潮男，穿行其中却始终“走不出去”。为了这段戏份，郭涛特地请来各路好友客串，包括导演张一白、文章，演员宋佳、赵达、孟瑶、李晨、路晨、牟紫等。谈及角色，宋佳相当笃定：“涛哥要我演啥我就演啥。”

